

第7辑

夏中义
钱理群
孙传钊
刘超昊
王昊

让人文感动青春——“大学人文”在上海交大四年回眸
鲁迅：为人子与为人父
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说起
1943：人文中国五重奏
南开史学与郑门学风——写在郑天挺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际

大学人文

夏中义 谢泳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C53/29
:7
2007

大學人文

清園王元化



第7輯

DAXUE RENWEN

夏中义 主 编
谢 泳

邵 建 副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人文. 第7辑 / 夏中义, 谢泳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633-6650-7

I. 大… II. ①夏…②谢… III. 人文科学—高等学校—课外读物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865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5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4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2 **夏中义** · 让人文感动青春
 ——“大学人文”在上海交大四年回眸
- 11 **孙传钊** · 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
 ——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说起
- 19 **武跃速** · “寻回他们的声音”
- 24 **张乃良** · 福柯——让权力短路的人

[知识生活]

- 30 **钱理群** · 鲁迅：为人子与为人父
- 45 **张学义** · 知耻近乎勇——吴宓如何学外语
- 50 **张元卿** · 韩国得书记
- 55 **王泉根** · 1977 级考生日记
- 66 **郭晓惠** · 1988 年甲肝流行亲历记
- 71 **何 懿** · 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沉 钟]

- 88 **刘 超** · 1943:人文中国五重奏
107 **李新宇** · 激进的逻辑
 ——《叩问陈独秀》之第五章
124 **邵 建** · 留学康乃尔时的胡适

[观 察]

- 140 **张蕴艳** ·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6 年试卷暨答题撷英
146 **李 立** · 汕头大学"大学人文"2006 年试卷暨答题撷英
153 **施立峻** · 检视与成长
 ——师资队伍建设之我见
156 **赵明节** · "大学人文"责编纪事(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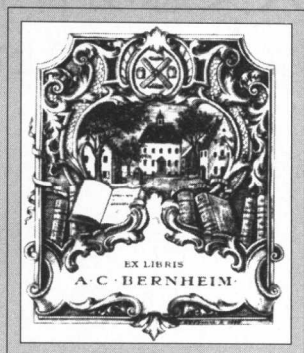
大学人文「第7辑」

[新青年]

- 166 **姚 磊** · 选择的两难
169 **伊 蕾** · 我与妈妈隔着一个"朝代"
173 **陈月娥** · 漂亮的人生无关乎美貌

[我的大学]

- 178 **王 昊** · 南开史学与郑门学风
 ——写在郑天挺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际
184 **杨书澜** · 爱笑的大眼睛的记忆
193 **丁 帆** · 为了忘却的纪念
199 **古为民** · 我们一同走过
205 编后语暨稿约



[独立评论]

DULI PINGLUN

让人文感动青春

——“大学人文”在上海交大四年回眸

■ 夏中义

这是我在上海交大“大学人文”精品课程优化建设咨询会上的发言，也是对这几年工作的一个系统的回顾和思考。该发言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数字来说话；二是让具体事例来作证。

从课程角度来讲，“大学人文”自2003年9月在交大开设，至今已有三年半的时间。假如从《大学人文读本》暨《大学人文教程》编撰的角度来讲，应从2001年暑假算起，已有五年半了。十年磨一剑，“大学人文”精品课程建设到今天，可谓过程已经过半，应该露出它的锋芒，或者说有待精细，提升的空间也已显示。

“大学人文”在这五年经历了什么？

第一，2002年8月《大学人文读本》三卷出版，共120万字。连续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召开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座谈会，受到的欢迎出乎我们编委的想象。在北京座谈会上，有的思想界人物说：《大学人文读本》不仅要成为出版物，也不仅仅应该作为高校的一门课程的教材，更可以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还有一个思想界人物这么说：假如有下辈子，我的理想是到中学去当公民教员，想编一本书，叫《公民读本》，但读了《大学人文读本》以后，我觉得可以不编了，因为这本书非常接近我最想做的那件事。后来，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到交大做演讲，留下了一句话：我还有一个愿望，想见一见《大学人文读本》主编，听说这位主编已到上海交大工作了。当时不管央视还是《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全国一些大型媒体都对《大学人文读本》的出版表示了极大关注。当时从互联网搜集关于大学人文的信息有两万三千多条。《大学人文读本》的出版已成为一种现象，半年就发行了14万册，至今已经

第七次印刷,接近20万册。上海的一个图书发行市场在文庙,文庙有很多书商一边在翻大学人文的书,一边说看不懂,那么严肃的书怎么卖得那么好。2003年8月,《大学人文教程》出版。2003年9月,交大始设“大学人文”课程。同年11月10日《解放日报》第五版以整版篇幅发表热点报道:《关于一代人的神圣情怀——上海交大首开“大学人文”必修课》。全国有50多所高校相继开设“大学人文”课程。

第二,2004年春“大学人文”现象被中国学界评为影响2003年中国社会的十大热点之一。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团中央、全国妇联、总工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委联署提名《大学人文读本》为中华民族全民读书运动推荐书目500种之一,在人文类排行第五。

第三,2005年,《大学人文教程》被上海交大评为优秀教材特等奖;2006年,“大学人文课程创新工程”被评为上海交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2006年,“大学人文”课程荣获上海精品课程称号。

“大学人文”课程在上海交大做了什么?

自2003年9月设课,课程形态有二:必修与选修。必修课是为部分二级学院的新生开课。一开始是一个人开班,90个人听课。到2006年9月,已变成5个教师同时开4个班的课,受益面一学期近500学生。上海交大现设大学人文教研室,有教授1人,副教授2人,博士毕业的讲师有4人。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课程教学已成为全国同行的一个聚焦。一是全国大学人文研究会筹委会的发起单位是上海交大;二是《大学人文》丛刊的前期编辑主要是交大做的;三是“大学人文”的师资培训其实已在上海交大起步。2006年5月,全国30所大学的相关课程的师资相聚在闵行校区,观摩“大学人文”课。这是一堂由课代表主持的、有百余同学参与的、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大学人文”课程习作讨论会,在一个可容纳200人的阶梯教室举行,氛围非常好,很多兄弟高校的老师叹为观止。还有2005年秋,教育部在清华召开中国高校展开文化素质教育十周年大会,上海交大代表华东地区高校发言,效果非常好,当时教育部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西安交大副校长于德弘教授)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十年,我认为上海交大的“大学人文”课程教育,是把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真正插在泥土里。

课程团队如何理解“大学人文”的定位?

文化素质教育在中国已经开展十年,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解,不外乎如下两

种：一是把文化素质教育当成技艺型教育，唱歌，跳舞，拍照，甚至插花，打高尔夫球，都成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分支；二是知识学层面，所谓文理相通，让理科生学文，让文科生学理，很多高校都这么做。但我们团队认为文化素质教育有它的内核，重点是教大学生精神成人，即在价值根基上懂得做人的道理，并把这些道理内化为德性，来规范行为，提升心灵——这才是文化素质教育的真正内核。“大学人文”课程恰恰是在这方面想做点事。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已成了高等教育的讨论热点。当时有两种模型：一是哈佛的核心课程模型；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名著阅读模型。我们团队更赞赏芝加哥大学赫钦斯校长提倡的名著阅读运动。因为该运动明确地把名著阅读定位在大学生们的精神成长这个层次。赫钦斯认为，人类的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普世价值谱系在世界名著中保存得最好，最纯粹。他们有一个思想社会委员会，让芝加哥大学最优秀的人文学者来为本科生开课。赫钦斯在这方面作出了大贡献。

无论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对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解角度来讲，我们对自己的“大学人文”课程逐步形成了如下四个共识。

第一，“大学人文”课程的宗旨是什么？是让大学生精神上成人，为大学生一辈子的生活提供精神根基，亦即大学生的真正成人不仅是在生理上，也不仅在法理上，更在价值理念上。

第二，“大学人文”课程的实质是什么？是将人类普世价值谱系内化为大学生的德性，让他们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根基何在。

第三，“大学人文”课程的资源是什么？资源主要有三：一是18世纪后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所提供的；二是1915年后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先驱所留下的；三是1978年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精英所奉献的。

第四，“大学人文”课程的特征是什么？这就是提倡真正的理想的大学与大学的理想，大学不仅应让大学生专业成才，更要让他们精神成人。这一点拿到医学院去讲就更合适。我曾在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对年轻的军医说，你们本科毕业，谁也无权苛求你们一个个医术都高明得像大长今，但我们有权期盼你们有医德。也就是说，要学会一份敬畏，当患者将生命的安危放在你手里，你应该感到这份信赖的沉重。假如一个人医德不怎么样，医术很高，可能更可怕。因为在临床医疗时把人给悄悄地治死，那太容易了。因此，在医学院给大学生讲精神成人，或许要比在其他学院讲更重要，这恰恰是我们对大学理想的理解。

诚然，对大学理想的如此表达并非我们的发明。19世纪中叶，英国爱尔兰天主教会大学校长纽曼就这么表述大学理想。他说，真正的大学理想是在让每个学生的品性上升到博雅的高度。这就是说，不仅要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更要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风度。在他看来，剑桥是最能体现这种“大学理想”的“理想大学”。缘由之一是剑桥实行导师制，一个教授带一群学生每周必须共进餐，饭后散步，再请他们到教授的书房去，在背景音乐里和教授谈

谈,教授不谈话就吸烟。后来剑桥的大学生说,我们都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其实教授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哪怕暂无言说也是沉默是金。因为他可在人格层面给大学生的精神信仰有一种全方位的影响。

“大学人文”为什么会受交大学子的欢迎?

原因有二。一个原因是18~22岁(本科四年)本是学子生命史上一个特殊的灵魂发育的季节。灵魂发育有季节性,这是我们课程团队的一个共识。坊间都讲人的身体发育是有季节性的,但很少讲人的精神发育也有季节性。其实,人的精神成长真的活像一棵树,假如它春天不开花,秋天就不会结果;假如22岁前他对做人的问题没有认真地思考,等他毕业、就业后,更难得从正面认真且持续地思考做人的命题,因为他将被更现实的职位、薪水乃至柴米油盐所压倒。所以,让学子在18~22岁间通过“大学人文”课程领悟做人的道理,恰是时候。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校领导曾给我提供了一组数字:交大本科生接近18000人,皆住闵行校区,但在闵行校区附近定居的老师在2004年大概200多人。200多位老师如何应对18000个本科生(且不提交大还有20000个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校可能发生的“成长的烦恼”?再说,很多老师都步履匆匆去赶班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大学人文”课的同学很感慨地说,交大校园越来越大,大得让我们着凉。这是灵魂的着凉。正因为学生有成长的烦恼,所以,格外期待老师给他有效的点拨。也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开设“大学人文”课程受到同学的欢迎,可以说是乘虚而入,也可以说是对症下药,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大学人文”课程受同学欢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大学人文”的课程设计有针对性。针对性有两个。

一是针对中国社会精神进程近20年所遭遇的巨大变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合法进入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由此,综合国力增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质量提升。这都是好事。但对市场经济所诱发的诸多方面的负效应,国民的精神准备显然不足。诸如物欲横流、只信物质刺激、凡事都讲实惠甚至唯利是图等,连交大学子的学风现在也变得越来越看不懂,浮躁,市场化,求职高于一切,其余什么都可以不顾。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很严重的国民精神的一种断裂。“大学人文”课程可谓是对上述国民精神断裂的价值警示。

二是针对本科生的精神境况。当下就读的本科生皆生于1984~1988年间。他们(尤其是来自都市的同学)几乎都是在电子娱乐文化、商业广告铺天盖地的氛围中走过来的,所以这群同学不少是带了一脑袋似是而非的负面思潮来到交大的。对大学生精神成人造成负面影响有三大思潮。一是无边消费主义。无边消费主义作为愈益汹涌、难以遏制的时尚潮流,其特点是把日常物质消耗水平的

高档看成是生命格局中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对大学生的学风浮躁、无心于学影响甚大。二是历史虚无主义。无论1840年后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还是1949年后,伴随共和国的光荣与梦想所发生的血泪书写的持续曲折,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这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来说,实是隐患。三是狭隘民族主义。不是把爱国体验为某种从心底由衷流淌的对祖国山河、母语、文明、习俗的刻骨的亲和,而是异化为纯粹排外,甚至不惮以铁血来宣泄的仇恨。这未免太可怕了。人文课程的使命之一,便是针对上述三大思潮作出我们的应答。上编《人与自我》,便是在人与自我维度倡导每一个体应该成为价值主体,而不是欲望载体——以此来抗衡“无边消费主义”。中编《人与国家》,是要提倡现代国人的理念,一个真正的国民不应忘记国史,尤其是近代史和现代史,不要忘记祖先乃至自己的父母在历史中曾支付的代价——以此来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下编《人与世界》,是提倡世界公民理念,让大学生在面对全球化格局中所衍生的很多问题,比如国际地域政治冲突、环境污染、科学主义泛滥、普世价值和多样文化错位等,皆能用世界公民的眼光,将此视为地球居民的共同难题,既不幸灾乐祸得像小市民,也不偏激张狂得像红卫兵——以此来回应“狭隘民族主义”。

将大学生“精神成人”放到“人与自我”、“人与国家”和“人与世界”三个维度去思考,以此来阻击“无边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少事实凭据?

本学期我尝试主持一门“大学生精神境况研究”课程,生源全是刚进校的大一新生,皆读理工科专业,我布置他们做的第一个作业,便是随堂笔述各自“成长的烦恼”,结果,有55%的答卷涉及中外地域政治关系,有人很偏激地说要“杀掉小日本,摆平越南,一脚把印度踢到印度洋”;另有45%的答卷注重“青春与情恋”;还有55%的答卷迷惑于“何谓大学”,“大学生如何才算自我实现”……这似乎表明,“大学人文”课程对大学生精神成长确实不无针对性,因为他们普遍痛感的价值疑虑以及他们渴望解惑的相关资源,“大学人文”课程大体上已经涵盖且尚富余。诚然,“大学生精神境况研究”课程班是小班,犹如细胞,但用心解剖细胞,也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大学人文”课程的“自我设定”是,为上海交大架起一座“人文剑桥”,亦即当交大学子苦于享受不到剑桥式“导修制”的优越时,“大学人文”愿为他们创造一个缓解其“成长的烦恼”的课程空间。此空间眼下还不够大,但效果毋庸置疑。

比如许同学,现在已是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大四女生,是交大白岩诗社社长。大一时听“大学人文”课,她给我写信:“听您讲自我实现,我有一种冲动,想马上冲出教室,找一个无人的地方痛哭一场。为什么?假如当年我父母也能在

交大听‘大学人文’课就好了，他们就不会把自己非要当交大学生的责任加在女儿身上……”许同学的双亲曾是交大学子中的佼佼者，他们一定要女儿继承母亲的意愿，要几代人都是交大人，偏偏许同学是南模（沪上著名中学）高材生，文科很优秀，有可能保送复旦，但父母亲不同意，说你就是读文科也要读交大的文科，弄得两代人非常紧张，近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听了“大学人文”，她明白了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讲三个原则：一是你的兴趣在哪里？二是你的能力类型是什么？三是你的知识积累在哪里？简言之，自我实现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潜能发挥到极致，转化为一种才华，而不是由父母亲的意志去塑造孩子的前途，所以她说想哭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课后，很多同学都走了，只剩一个女生不愿走，她说我不是交大的，我是华东政法学院的，你八点钟上课，我六点钟就从华东政法出发到你们闵行校区听你讲课，在这两个四十五分钟里，我觉得我的眼睛一直是放着光的。我说你内心肯定有很多苦闷，听了这个课后有一种被照亮的感受。她说，早知交大有“大学人文”课，当年我填第一志愿就不填华东政法了，我会填上海交大的文科。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大学人文”确实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能够针对其烦恼，给出我们的援助。

还有，在上海交大设“大学人文”课程多属公选性质，但每学期注册修课者甚多，只能实行限额报名，每班不宜超过120人。不少大一新生反馈，因为听师兄和师姐介绍，有口碑，所以要来听。又一个同学说，上了半年的“大学人文”，有一种感觉，这是我求学以来，唯一能引导同学用价值的眼光去审视内心，问自己活得怎么样的课。我觉得这句话把“大学人文”课程的宗旨、特征讲清楚了。

怎么上“大学人文”课？

我上第一堂课就“约法三章”：第一条，关机，谁的手机响了，谁应该站起来，向我道歉，随后离开教室，我会向他鞠躬，说“谢谢你”，因为他配合了课堂纪律；第二条，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不准穿拖鞋进入教室，尤其是女生，不要跟我争辩那双“疑似拖鞋”不是拖鞋，把有关是否拖鞋的阐释权归我；第三条，夏天进教室，男同学不穿背心，女同学不穿吊带裙——无非是怕美人肩会让后面的小男生分心。为什么“约法三章”？是为了强化同学的公共空间意识。国人往往只习惯于两种空间。一是行政空间，书记校长在台上讲话，台下毕恭毕敬。二是私人空间，门一关，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你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你的自由。但我们的同学很少有公共空间意识。公共空间是一个待定性空间，有一群人为了共同目标到这里来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协商制定该团队皆愿遵守的游戏规则。此规则既非源自权力意志，也不迁就任何个体的私意，而仅仅是为了该团队能实现其目标而自愿设定的。能体

现团队的公共意愿的有序空间,方可称为公共空间。有同学问,若老师的手机响了怎么样呢?我说很简单,把不听话的手机从窗口扔出去。

“约法三章”的另一意图,是启发同学的价值尊严意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作“我是流氓我怕谁”,似乎世界上已经没了“正经”二字。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随便,而严肃反倒惹人侧目,让人觉得奇怪。我以为,“大学人文”课既是教同学怎么做人的,就应该从怎么上课做起,不能随便。“约法三章”就要显示一种思想的尊严和学术的尊严,当我们走进“大学人文”的课堂,就是在步入思想的殿堂、学术的殿堂。后来私下里同学都说,“约法三章”其实是最起码的,也是应该做的,在小学、初中、高中都能做到,为什么到大学就不能做到呢?教育大学生做人有时并不要讲大道理,就从生活细节做起。

上“大学人文”课,师生互动特别重要。每堂课拨出一刻钟到二十分钟,师生互动。怎么互动?假如100个人,分16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人,名字写在黑板上,坐第一排。讲完课了,让每个同学设计一个问题,可以提与课程有关的,也可以提与课程无关的,互相交流,气氛甚好。我对同学说,我不提供标准答案,重要的不是我说了什么、你们说了什么,重要的是针对一个普世性的公共话题,师生互动,大家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造成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思想广场,让大家在这里有所选择,去思考哪一种道理更值得自己吸收。

师生互动的另一方式,是每学期要让同学做一份期中作业,在100篇作业里总能找到五六篇有典型性的、情思并茂的文章,让相关作者轮番上台言说其作业。这个课是课代表主持,我在台下当倾听者,做笔记。讲完后,我根据记录稿,针对同学言说所涉及的重点、难点、疑点,再上台讲。一小时属于他们,半小时属于我。这样的课作为教学实验手段,是在尝试如何将“大学人文”课程真正转化为同学在心灵层面的自我叩问或自我教育。事实证明,这很受同学欢迎。

比如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有个傅同学,很帅的小伙子,他的文章是《我应该“变”成一个怎样的人》(载于《大学人文》丛刊第4辑)。他说他从小就想当一个理想的人。他悟出“理想的人”的特点是听话。听妈妈的话,妈妈经常给糖果;听幼儿园老师的话,幼儿园老师经常表扬;听小学老师的话,可以当中队长、大队长;后来又从华东师大二附中保送上海交大。但是他说,我读大一虽然表现甚好、荣誉甚多,内心并不快乐。为什么?为了得到人家的表扬或喜欢,我往往会扭曲自己,把自己最想说的话压抑着不说。比如在幼儿园,老师强调孩子吃饭时要又快又干净,还要保持安静,但这一天他胃病,吃得太快了,呕吐,全吐在碗里,他极其紧张。一看老师没发现,他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又把呕吐物全吞了下去。他说这话时,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我当时读到这篇作业,曾征求他的意愿:你能给大家说说吗?他说能不说吗?我说你真的写得很好,说说吧。他说了,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什么是让大学生自我拷问灵魂?这就是。

还有一个陈同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大一女生,写了一篇《当“切”已成

往事》(载于《大学人文》丛刊第2辑),是对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价值反思,写得极其深刻,文笔又好。北大的一位教授曾问我:“是她写的吗?”我说真的是她写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说硕士生也未必写得出。

再说江同学,也是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女孩子,写了一篇《流在我心里的父亲的泪》(载《大学人文》丛刊第6辑),写感恩的。现在独生子女多,往往不觉得父母亲在他们身上耗费的心血有多贵重。江同学小时候也未必太懂事,她是农民的孩子,爸爸没有钱交学费,女儿不知道爸爸穷到这个地步,逼爸爸,不交学费我不上学了。爸爸劝她去,再缓一天、缓两天,女儿不肯。爸爸没办法了,顺手抄起扫帚,在女儿的小腿上打了一下,留下了一道血痕。她只能含着泪上学。这时爸爸也哭了。后来她考取了上海交大,对爸爸说:爸,举行一个仪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跪下来敬你一杯酒。全村的人都来了,她跪了下来,敬酒给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把酒全喝了,喝的时候大颗大颗的泪珠滴到碗里。江同学在台上宣讲这篇作业时,小伙子都哭了,75%以上的同学都哭了。后来有同学责怪我,说我太残忍了。其实这篇文章的55%后来是我替她代读的。让同学们来说应该怎么面对人生、怎么珍惜亲情,有时要比我上课的效果更好。

“大学人文”考试方式怎么改革?

该课程考试方式改革,其要点不是主讲教师出题考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考自己。这也是尝试如何将大学人文教育转化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的有效环节。其操作程序如下:先指令每个同学设计一份个性化试卷,应充分体现自己对课程的理解或困惑,显示你思考的深度、难度和力度;接着,每份考卷我都会细细地阅读,抽出其中有普世含义又契合同学的青春心理和精神境况的题目,整合成一份“菜单”,约有二三十道题;末了,我就跟同学们讲这些题目设计得很好,好在哪儿,这就是考试前的总复习。这张“菜单”客观上成了试卷赖以拟定的题库,但由于这些题目皆源自同学灵魂深处的人文关怀,所以足以让他们沉甸甸地放在心中,夜不能寐。

同学设计试题,有大题也有小题。先讲一个小题,但含义不浅:半夜自修回来,同学都睡着了,我太累了,想用温水泡脚,但又怕影响同学的睡眠,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你说简单确乎简单,你说复杂也很复杂。后来阅卷,发现同学给出了七种答案。针对一个泡脚问题有七种答案,那种智慧是老师没法有的。一说放弃泡脚,因为同学很累了,一有声响,把他们吵醒,我内心过意不去;二说可以泡脚,放在走廊去洗;三说我不用开水泡脚,端一个盆到盥洗室搞点冷水洗洗;更有干脆为了他人而牺牲泡脚的权利……令人欣慰的是,每一种泡脚方案,皆把不妨碍同学安睡置于首位。后来,“大学人文”课程讲“自由”这个章节,自由不是认

识论命题,自由是伦理学命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语境发生的伦理学命题,同学听了,觉得特别释怀。这就是说,当你在受用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还能兼顾他人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能保证你的自由是合法的,而且可得到保障。洗脚本是日常小事,自由则是不无崇高意味的大词或大道理,然一旦让两者有机沟通起来,自由作为“大学人文”课程非讲不可的一个普世价值范畴,对同学来说,就一点都不显得渺茫、抽象了。

同学也出大题,非常富于力度:假如我是人民代表,我想为人民做好事,我看到贪官污吏做脏事,我就控告他们,检察院希望有人证物证,我当然企盼人民能出来支持我,但人民一时不知道哪里去了,贪官却说我诬陷了他们。你说怎么办?

还有人出了一道国际难题:假如你是法官,面对这样一个案子,一个猎人不小心打死了一头危及自己生命的珍稀动物,你怎么判?这是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学里的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动物?本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好。但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有时保护了环境保护了动物,但在环境中生存的人类靠谁去保护呢?当政府在制定环保政策时,有没有可能伤害靠那个环境生存的人的合法权益呢?这是国际难题。

让大学生设计“大学人文”课程试题,自己考自己,结果如何?我至今还记得2005年7月3日,上海高温37~38摄氏度,每个考场放着的大冰块都融化了,热到极点。我去巡考,有两个考场,只差五六分钟了,没有人提前交卷,因为他们面对自己设计的考卷,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说。我看一张张脸只有两种颜色:一是满面通红,因为考得热血沸腾;一是脸色苍白,因为是追问自己,考得灵魂很痛苦。这一切委实激励了我,使我确信:交大学子需要大学人文。

我曾对同学这么说,我不期待我所讲的“大学人文”,每一句你们都认同,每一句都在你们心里留下印记。我只期待我的某一句话像种子那样不小心滑落在你心灵的缝隙,你已经忘了这种子是谁撒的,但当你在成长的路上,遇到烦恼需要有一种声音的时候,这种声音便在你的心底出现了,可能有助于好人一路走好。我说假如这样,“大学人文”就值了。记得2002年冬,我应邀列席上海交大领导主持的引进学科领军人物的面试会,某领导问我:“你到交大来最想干什么?”我说:“当我退休时,我希望为交大这个百年名校留下一棵树,留下一棵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学科研究的树。这棵树其实是把复旦教授郭绍虞先生在40年代完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延续下去。这棵树在交大扎根了,我可以含笑离去了。”

现在我有另一想法,我还希望我离开交大时,能再留下另一棵树,一棵叫“大学人文”精品课程之树,让交大学子在这棵树下能够体悟精神的丰厚、美丽与滋润,企盼青春的灵魂因为“大学人文”课程这棵树而不再着凉。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学之外的人文主义

——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说起

■ 孙传钊

中国大陆出版的汉娜·阿伦特的第一本汉译著作是《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1958)。世上还有一本同名著作,那就是1933年问世的、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以此获得龚古尔奖的小说《人的条件》(*La Condition Humaine*)。这本以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为背景的描写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马尔罗的小说,似乎与25年后出版的阿伦特政治学著作风马牛不相及,但笔者最近重新细读了阿伦特另外一部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发现她的《人的条件》与马尔罗的《人的条件》不无关系。她在文集序言中就援引马尔罗《人的条件》中对革命下的定义:革命是“救济进行革命的人们”^①。不仅如此,阿伦特早在1954年评价法国存在主义者,批判萨特和梅洛·庞蒂被黑格尔历史主义同化的同时,就赞赏了“加缪、马尔罗坚持传统的美德,拼命抵制和避免从自我沦落为虚无主义”^②。笔者由此注意起马尔罗的人生。

马尔罗的父亲费尔南是在交易所做生意的平庸商人,他的童年说不上幸福,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马尔罗4岁,母亲贝尔特被父亲抛弃,带着他回到在乡村小镇的娘家;马尔罗小学时代成绩优秀,但是对于师教、校纪和各种限制,乃至作文规则一窍不通;后来他考上著名的孔多塞国立中学,却因为未毕业自动退学,成为战后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拿到中学文凭的文化部长;他最初在一家贩

① ハンナ・アーレント,《过去と未来の間》,8页,东京,みすず书房,1995。

② 1954年在美国政治学会提出的研究报告《最近欧洲哲学思想中对政治的关心》(*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引自ハンナ・アーレント:《アーレント政治思想集成・2》(*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289~294页,东京,みすず书房,2002。

卖色情读物的出版社就业,狂热、执著地追求文学、艺术,不仅贪婪、广泛地阅读,还收集善本、珍本,结交了不少当时法国文学界和艺术界“风华正茂”的名人;当他成了左翼文学群体的一员之后,又积极投身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各种政治活动,战后却与法国共产党决裂,成了戴高乐内阁的文化部长。^①

20世纪初,马尔罗的青少年时代,欧洲进入了工业社会。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学习贵族垄断的艺术文化遗产,被中产阶级作为爬上上流社会的手段,这种“庸俗主义”^②的教育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取得了若干政治权利,工业人口的大部分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这便导致商业娱乐文化抬头,成为社会主流。大众社会本质上是消费社会,余暇已经不是主要用于自我完善,或出于功利企图通过获得学历文凭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是更多消磨于消费性的娱乐。^③ 马尔罗,一个不很富裕的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少年,在那个时代,既没有为主流的娱乐文化所诱惑(即使在色情读物出版社就业,也出淤泥而不染),也没有像中产阶级子弟那样选择上名校、谋取阶层身份证明的人生道路(他主动放弃了文凭)。他天性对艺术有亲缘感,也正是这种追求艺术的天赋趣味,决定了他成年后始终徘徊在文艺与政治之间。阿伦特撰《文化的危机》一文,把康德的《批判力的批判》关于“审美判断力的批判”部分看作“康德政治哲学中最伟大最具有独创性的一个侧面”^④。她在分析康德时指出,20世纪欧美的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消失,关键是人们无功利目的的“taste”的彻底消失。“taste”一词,《精神生活》的汉译者译成“审美力”,当然不能算错,可是,若从词义演变或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则它在文本语境中都保留了“趣味”的含义。笔者看来,阿伦特提出的“趣味\审美力 taste”^⑤的概念,也是解读马尔罗人生现象的一把钥匙。

概括地说,阿伦特的“taste”就是:康德提出了一个在理性管辖范围之外的,或者说政治领域之外的新的判断,它只涉及美和感性的事项的判断。这种判断具有私人的特征:主观、任意。所谓主观,指“taste”是对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单纯从自己的位置作出判断,对世界纯粹只是趣味性投注,不抱有任何“利益目的”。所谓任意,即不是像追求真理那样,有赖共同认可的强制性;“taste”没有对他人的强制,犹如政治领域运用说服方法来表达意见,只能请求他人认可,完全排除

① 参见让·利奥塔尔《马尔罗传》,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0。

② 17世纪德国大学的大学生首先用“庸俗主义”(philistinism)一词来称呼一般市民,以区别大学人与非大学人。

③ ハンナ・アーレント,《过去と未来の間》,284~285页,东京,みすず书房,1995。阿伦特认为,严格地说,文化和艺术是有区别的,没有大众文化,只有以世界文化为材料的大众娱乐。

④ ハンナ・アーレント,《过去と未来の間》,296~297页。

⑤ 阿伦特的关于政治、文化和艺术之间关系的观点,还可以参阅《康德政治哲学讲座》(网络上已有中文译文流传)和《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附录《判断》。